

四象和鸣:当代水墨的四重审美向度

■ 孙欣

中国画传统的当代赓续,不在摹古、复制,而在守正、激活。对于创作者而言,唯有置身历史原境与当下感知之间,以当代心性激活传统笔墨,才可焕发出兼具时代气象与个性气质的新境。常朝晖、刘明波、张宜、杨晓刚4位艺术家,分属山东画院、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东美术馆,堪为齐鲁画坛当代创作的中坚力量。4位艺术家同城而居,相交日久,志趣相投,30余载深耕水墨创作而各有所向。近日,在山东美术馆举办的“四象和鸣——中国当代水墨作品展”,系统呈现了这4位艺术家的300余件作品,四种生命视野、四重审美向度交相辉映,在文脉中彼此相望、对话,共同拓展着当代水墨的精神边界与审美意涵,恰成和鸣之景。

生境

在中国画传统中,山水写生从来不是对自然物象的简单复刻,而是以心映物的精神造境。常朝晖的写生创作,正是对此道的践行。其作品立足实地写生现场,不止于山川风物的再现,而以笔墨联结自然生机、传统文脉、个体心性,营构出独属于他的流动、鲜活的生命场域。

他常年以行走体悟自然造化、接续画学文脉,笔墨沉取宋元法度精髓,而不为古法程式所困,沉实雄劲间尽显扎实功底;更以心性激活笔墨意趣,融入自身真切的生命体验,将天地本然之力转译为笔底涌动之势,纵肆的线条、流转的空间,超越具象摹写,兼具时代气象和个性风貌。在当代艺术多元探索的语境中,他始终坚守写生的核心立场,不盲目趋新、亦不固守成法,以意象化笔墨重构山水的当代观看之道。在持守山水写生内在精神的同时,为传统中国画的当代转化,探寻出一条沉实而有力的实践路径。

虚境

中国传统山水画注重意境营造,而留白,是意境得以显影的关键,亦是刘明波山水画创作的要旨。其作品以淡墨虚染为基调,汲取传统画学“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精髓,将留白从单纯的构图技法升华为心性体悟、文化精神的表征媒介——借由气韵流转、情思延展的虚境营造,于有限尺幅间生发无限遐思,尽显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意蕴。

刘明波不囿于传统山水可居可游的空间范式,以鲜明的当代意识重构山水意境。在深耕宋元笔墨法度、赓续文人画文脉的基础上,他将当代人的视觉经验与审美意趣内化于笔墨,以当代文化立场重构山水表意体系,继而将之蜕变为融通古今、承载个体心性与时代表验的精神场域。近年新作幽素淡逸、蕴藉空灵,渐趋摆脱物象的形式束缚,在熔铸古典气韵与当代感知的探索路径中,转向更具深度、更内在的精神性表达。在当代山水画多元发展格局中,刘明波以兼具传统人文底蕴与当代审美意趣的创作路径,构建出独树一帜的水墨视觉诗学。

禅境

笔墨本体意识的回归,是当代水墨创作的核心命题之一。张宜的艺术实践,为“以书入画”这一传统文脉的当代转译,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样本。他早年深耕碑帖,浸淫汉隶、魏碑与行草诸体,将书法的骨力、气脉内化为人物画的内在支撑,也因此使作品自具沉厚的传统底蕴和金石韵味。

他的人物画兼涉现实与古典,既以现实题材观照世相人情,又借古意人物叩问儒释道精神,题材



① 故乡的云(国画) 2021年 常朝晖

② 伊人(国画) 2023年 刘明波



③ 虎溪三笑(国画) 2022年 张宜

④ 侗寨清音(国画) 2024年 杨晓刚

广博,不囿于范式,尽显博而能约的艺术品格。其古意人物尤显清旷神韵;罗汉静穆、钟馗狂狷、苏轼旷达,更兼虎溪三笑之空寂冲淡。线条刚健老辣,墨色恣肆从容,笔下不徒摹形貌,而以心取神,于笔墨间观无相、悟禅心。恰如自书联语“古佛堂前风扫地,高山顶上月为灯”,张宜以禅意、以笔墨贯通古今文脉,于守正开新之中,为当代人物画的文脉赓续与精神拓新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学术参照。

情境

恽寿平《南田画跋》中“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之论,可作理解杨晓刚人物画创作内核的关键。其作品中,“情”并非附加点缀,亦非简单抒情,而是连接笔墨、艺术家与观者、达成情感共鸣的核心,是画面灵魂所在。

笔墨若缺少主体情感,即便技法纯熟,亦难具精

神风骨。杨晓刚以“情”入画,疏离宏大叙事的刻意营造,将对日常生活的入微体察、对平凡生命的共情体悟付诸笔墨。正因如此,其画中人物跳出刻板再现,自具鲜活可感的生命温度;一个个静默的瞬间,经他捕捉、提炼并细致呈现后,生成超越表象的精神质感,于平凡中彰显非凡。杨晓刚近年人物画新作,于细微处感悟时代,以极具辨识度、温厚内敛的个性气质,实现笔墨法度与主体情感、日常叙事与精神升华的有机融合,为当代写实人物画提供了兼具人文内涵与情感价值的创作范式。

4位艺术家的探索既拓宽了齐鲁水墨的创作边界,打破地域艺术的固有限制,提升了齐鲁水墨在全国美术语境中的辨识度,更以鲜活的当代实践活化传统笔墨,充分彰显了中国当代水墨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格局。

(作者为该展策展人,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种马场(水彩) 32.1×47.4厘米 1946年 韩乐然 中国美术馆藏

韩乐然(1898—1947),吉林延吉龙井人,朝鲜族,革命烈士。早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赴法国深造。1937年回国后投身抗战宣传,开展统战工作。1944年起游历西北,创作大量反映民众生活的画作。1946年起二度考察克孜尔石窟,完成洞窟编号、临摹及拍摄工作,促进了新疆壁画考古领域研究。其作品涵盖油画、水彩画与素描,代表作为《草原上的生活》《修筑天兰铁路(之一)》等。

韩乐然的艺术融合了西方印象派的色彩技法与东方传统的线条意趣,以现实主义为根基,兼具浪漫主义的诗意,更始终与时代使命紧密相连。这幅《种马场》正是其创作理念的鲜活呈现。他以明快的水彩笔触勾勒出少数民族牧民与骏马的形象,既用印象派的色彩表现出马身的光影层次,又以东方绘画的线条精准刻画人物神态,写实中透着灵动的诗意。画面不仅记录了西北少数民族的生活风貌,更通过鲜活的形象传递出牧民的坚韧与乐观。这种中西交融的创作,既保留了西方绘画的表现力,又融入了东方艺术的意境,既是对西北文化的生动诠释,也体现了艺术家以画笔记录时代、传递精神的社会责任感。

韩乐然在绘画领域的成就卓著,作为系统运用油画与水彩描绘中国西北地区社会风貌与各族劳动人民生活的画家,促进了民族题材绘画的发展。在技法上,他以油画、水彩等西画方式临摹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并对石窟进行了系统的编号与整理,为西画临摹壁画树立了典范。其艺术风格独特,成功融合了古典写实与西方后印象派的特色,油画色调凝重厚实,水彩则明快流利,作品既充满现实主义精神,又富有浪漫主义情怀,生动记录了西北各民族的生活图景,形成了鲜明的中西合璧风格。

(张鹤梅/文)

古代萌娃怎么耍?

■ 张婷



长春百子图 局部(国画)宋 苏汉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古代没有“六一”国际儿童节,不过这并不影响孩子们快乐玩耍,看看传为宋代画家苏汉臣所绘的《长春百子图》就知道了:荡秋千、骑竹马、戏荷塘……画里的童年,真快活!

这幅长卷全长五米有余,以独特的散点透视技法,打破时空局限,将四季景致与百余名孩童的游乐场景融为一体。画名中“长春”象征四时祥和、万代长春,“百”子寓意圆满安康、多子多福,贴合宋代崇文治、尚风雅的时代氛围。画卷囊括秋千、骑竹马、弈棋、采莲、戏水、斗蟋蟀、捉迷藏、蹴鞠等20余种民俗游戏,每一帧都是宋代市井生活与孩童天真的真实写照。

画卷自右向左铺展,春日篇章开篇即尽显生机。春水潺潺,桃花灼灼,小桥两岸春意盎然,梳着俏皮双髻的孩童结伴涉水过桥,遥遥招手呼喊同伴,拉开了整场春日嬉闹的序幕。

春日最盛的游乐莫过于荡秋千,自古便是寒食节前后的经典民俗。画中的一名蓝衣孩童纵情荡于秋千之上,玩得忘我之际鞋子凌空飞落,瞬间露出窘迫的神色。周边孩童神态各异,有人惊讶观望、有人俯身欲唤醒酣睡的玩伴……孩童们嬉戏的鲜活瞬间跃然纸上。

庭院里,竹马戏玩得正酣。李白“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诗句,印证这款童玩古时十分普遍。宋代竹马制作更为精巧,不仅有了各式马头装饰,后端还加装轮子,妙趣十足。前方,一个孩子手握铜锣、肩扛旗子,似在传令冲锋。紧随其后的一个孩子扮作大将,执鞭挥向胯下的独轮竹马,身后同伴捧物随行,演绎着沙场征战的威风场景。

一旁松下水畔,又是另一番景象。两名稚童对坐下棋,一人执棋欲落,一人凝神沉思,围观孩童俯身驻足、全然入迷,足见宋代崇文之风早已浸润日常,琴棋书画皆是孩童的游戏。

岸边水阁之中,安然的气氛

与荷塘的喧闹恰成呼应。白衣少年正提笔蘸墨,欲书欲画,尽显文雅气韵,身后同伴微笑围观。亭中孩童各有姿态,有人侧身闲坐,悠然纳凉;有人凭栏远眺,难掩心中雀跃;有人执扇踱步,流连书卷雅趣又心羡池畔嬉闹;有人静坐品茶,心神却早已飞向荷塘……笔墨书香与孩童嬉闹相融,画尽孩童动静相宜的夏日闲趣。

画卷转入秋日,梧桐疏影、奇石静立,孩童们抚琴斗草、观画嬉戏,别有意趣。寒冬梅开,古柏苍劲,孩童齐聚庭院蹴鞠竞技,欢声笑语驱散冬日清冷,为四时画卷圆满收尾。

此画作技法精妙独到,尽显宋代绘画的极致功底。画家以头大身小、面圆神稚的造型,定格孩童天真模样,面部多用高古游丝描,线条柔和流畅。衣纹多用铁线描,刚劲利落,刚柔之间尽显孩童憨态。全卷色彩温润饱满,百余人物错落排布、疏密得当,搭配多样的孩童发式、百家衣、长命锁等民俗细节,精准复刻宋代市井风貌。

一卷《长春百子图》,见证了宋代孩童在四时风物中自在嬉戏。显然,他们的童年和我们向往的并无不同。有可爱的伙伴,有喜欢的游戏,有尽情撒欢的天地。“六一”快到了,不妨也让孩子多去户外,去郊野、公园、草地上跑一跑,在玩耍中舒缓心情、锻炼身体魄、学会相处、快乐成长。



长春百子图 局部(国画)宋 苏汉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